

煙花不堪剪——

文學與廢墟的對話

主講人：阮慶岳

壹、延伸閱讀

秋琴抄

秋天的時候，街轉角林阿德醫生館氣氛緊張詭異，是年近四十的醫生太太要臨盆。她多年不孕，過洋去日本學醫，又回來艋舺家鄉開醫生館的林阿德，堅持不娶小的傳後，引來議論時，卻居然鐵木開花的受了孕，這件事讓鄰里又喜又擔心，他們都怕生產時，高齡的醫生太太會有意外發生，但無人敢說出口。

那日到來時，林阿德不敢自己接生，連臥室的產房也無膽進去，他請來有醫學博士的親家姑爺幫忙，人就坐在面騎樓的臨街候診廳堂，看人進出奔忙，聽樓上間或傳來女人嘶嚎的嚷音。

屋外秋日未退白花花的陽光，把塵土馬路打照得昏昏不明，一人癱坐在扶手藤椅裡，他覺得虛弱也膽怯。看到遠處白花日光裡，走出來一個拉胡琴的老人，嘴吟哦手拉琴向他直來，助手此時下來對他說情況不好，姑爺問他要不要一起上去幫忙，樓上傳起連續幾聲他熟悉女人的尖嚎音，他冒著汗說：讓姑爺全權作主，我不上去，不上去的。

老人就立在他面前唱著單音什麼曲調，然後煞的止住，對林阿德說：

「大爺，怕母子都要不保了。」

「什麼……你說什麼？」

「小孩帶著劫數！是來討的……」

林阿德就整個人跪落地，淚下如雨說：

「求你……求求你！要什麼都可以，我全部都可以給你，求你不要帶我女人走，孩子……孩子也求你……」

老人唱起來：前世債，今世還；母受難，兒子入世渡。難、難、難……

林阿德用雙手去攀老人，卻不理會的繼續唱著：少一失明、長一失途、老一失根，渡、渡、渡……

就閃身消失入花白的日光裡了。

這一切因樓上忙亂正交織，竟無人視見。

男孩生來無母，取名秋琴，是紀念那個秋日與老人的琴音。

林阿德堅持不續娶，全心疼愛照顧秋琴。

他記得老人說孩子得入世渡的事，捐廟賑貧不遺餘力，意圖為他贖去什麼現實的擔子，但是秋琴兩歲起還是逐漸失明，日本和唐山醫師都看遍，還是瞎了。他心如刀割，秋琴卻似乎不以為意，依舊甜美乖巧討所有人歡欣。六歲時，打雜長工攜五歲女兒來陪秋琴玩耍，兩

個孩子奇異結緣般的不離影，女孩叫阿娟，攜前伴後秋琴，像天生一雙共起落的筷子。

林阿德就要長工常攜阿娟來陪秋琴，到入公學時，索性要阿娟搬入來，一起上學也陪著照顧秋琴。阿娟聰慧懂事，打理秋琴大小事熨穩平當，叫所有人看得都驚訝稱讚，秋琴也一刻不讓阿娟離去身邊耳畔，林阿德看在眼裡稍覺安慰寬心。

那時候艋舺市況漸衰落，許多生意都被日益興隆的大稻埕取代去。日本人又在這附近闢出「遊廓」，低級娼寮也因此慢慢住入來，雖然街轉角另頭做福州杉木進口的「永興亭」，還是不改的照樣營生，但是土壟間碾米店，就轉手換人的搬走去，茶桌仔店也換了外地人來經營，入夜後聽說不正經的勾當不是沒有，最驚心的是舊街裡本來的木匠工寮，改作祥泰旅社後，出入的異色男女讓老街鄰里惶惶不安。

林阿德自然把這一切都看入眼裡，但是此刻他唯一關切的是長成青少年、初入高等科的秋琴，其他外面世界的遷變，他已經覺得冷淡無衷了。阿娟念完初等科就停了學，是她的爸爸堅持不讓她繼續唸，那男人隱隱對女兒這樣順風如意的成長方式擔憂，他感覺自己與女兒已經踰越了本分，他想過要帶女兒回去鄉下幫忙農事也好日後嫁人，但是看醫師與秋琴如此依賴器重阿娟，便不敢提起回鄉下的事，只是低頭堅持說女兒不可以再讀書了：「夠了，唸夠了。」

秋琴感覺到這一切的發生，他不願阿娟消失去，但他知道阿娟與他終要各自婚嫁，而且因為家世的差異，兩人是不可能結合的。阿娟繼續陪他上學協助伴讀，一日聽林醫師對人說著：是啊！孩子轉眼大人了，未來成家的事也可以開始留心掛意了。她敏感的注意到土炭販售商夫婦上門的頻繁，他們的女兒比阿娟還小一歲，能與留日醫師的獨子成親，即令是個目盲的瞎子，依舊是件光彩的事情呢！

阿娟決意在秋琴完成高等科學業後，就返家離去，她也對秋琴這樣明說過。秋琴情緒變得奇怪，一日兩人步過舊街旅社時，正好有屋裡女人走出來，嚷著：

「這麼俊俏的少年仔，進來給阿姐疼疼吧！」

有人低聲對女人說秋琴是瞎的，女人依然大聲說著：

「上面的眼睛瞎沒問題，只要下面不瞎就可以了。」

又嚷著：「來啊，俊俏的！」

秋琴忽然驚嚇所有人的轉頭回說著：「會的，大姊，改日一定會來看你。」

阿娟離去的時間迫近了，人人也都知道的氣氛低迷。一晚，秋琴就對阿娟說：我當初說過要去旅社看那位大姊的，你現在陪我去。為什麼要去？阿娟不明白的問著。沒為什麼，我是男人，就快可以成親了，有些事本來也是要懂要學的。阿娟知道秋琴是下定了決心，但是並不明白為何如此決心作為，就只低頭說：我答應陪你去，但是不要今晚，我保證在我回鄉下以前，一定陪你去一次。

一直到離去前夜才和秋琴說起：

「秋琴，明天我就回家去，以後會不會相見我不敢料定，我答應你去看旅社大姊的事，我並沒有忘記，我們今晚就去。」

秋琴詫異阿娟會在離去前又提起此事，沒有說什麼的就一起出門往舊街走去。到了旅社時，他們引兩人入一昏暗木板間，秋琴坐在床沿，阿娟說她在外面等著，然後一時間過後，有婦人進來對秋琴說：今天正好有個年輕的來，不常做也不愛說話，和你年紀相當，不周到你就多擔待。

然後扣門自己出去。年輕女人自己解了衣服，過來為秋琴也解衣，相偎倚的同躺上床去，在這一切進行的某一時刻，秋琴已確知他懷中的人其實就是阿娟，但兩人都沒有說破這事，就安靜把這件事情作完了。

隔日阿娟的爸爸出現來接她時，發覺阿娟已經在夜裡獨自離去了。那夜一直到許多年後，有人在大溪遇過阿娟，把話傳回來說阿娟不但已經在娼館營生，而且她的雙眼不知為何也失明了。這段時間裡，秋琴娶了土炭商夫婦的女兒，他一直是託人尋訪阿娟下落，當後來傳回這訊息時，大家先是不敢告訴秋琴這訊息，但是後來覺得斷他的念也好，就對他明說了。

秋琴聽到時，只愣著沒說一句話。那日之後，他就放浪形跡的出入各個娼寮，不再碰自己的女人，也視林阿德為他建立的富裕家園如無物。沒幾年，林阿德就病死，秋琴的妻子也跑回娘家不再返來。

幾年內，把林阿德留給他的產業，全部揮霍盡了。

至於阿娟那夜之後究竟發生如何的說法有許多。其中有兩個是我相信卻無法分辨出真假的，一是說阿娟那夜離家後，去向旅社大姊借錢好上路，卻被連夜拐騙到大溪賣為妓女，因為不從就被弄瞎眼睛無法逃跑；另一個說法是說那夜回來，林阿德醫師知道這事大怒，找阿娟說話，告訴她彈琴老人說過詛咒般的話，她驚訝連夜離去，自己到旅社找大姊表示願為娼，並自己弄瞎眼睛，而所以這樣做，說是因為她許願要捐出自己的身體和眼睛，為註定命裡失途無根的秋琴還掉前世欠的債。

日本人走了後，艋舺的變遷更加快速難測，許多人和事情都一起沒落消失去。林阿德醫師的屋子如今還在，但沒有人記得這裡發生過的事情，有些年紀大的，有時在廟前看到一個像乞丐也像算命的瞎老頭時，會忽然閃過某種模糊的記憶，似乎忽然會記起曾經有個叫秋琴的少年，也曾住過這裡呢……

註：友人恭子勿過台北，與我不意提起戰後日作家谷崎潤一郎，曾寫小說〈春琴抄〉，是一男僕因愛上盲眼女少主，就自己也弄瞎眼睛。原委雖仍不詳，但隔日反覆思量不能忘，就自己揣想的寫了這篇用以對谷崎先生致意的〈秋琴抄〉。